

## 第五回 浪吟詩黃逢玉中計 甘作妾李小鬟招親

詩曰：

故劍求原借，新詩覓卻真。巧將宣室事，翻出鳳台春。其一

咳唾皆成玉，能禁戀寸衷。但教諧鳳上，那惜星在東。其二

話說李公主被縮胸設計，著人巡察勒索已多，滯漸匱乏，欲符雄畫計。符雄道：「昔梁山泊人馬已多，糧草不敷，分撥小頭目，於各處要地開張酒店，見有巨商大賈、貪官污吏往來的，用蒙汗藥蒙翻，取些些無礙金銀應用，神不知鬼不覺。公主何不學他，也撥些了得的人，到五縣要路開張酒店，取些來用用？且取朝廷子民之財，還以供朝廷巡兵之用，豈不是個至公至當麼！」公主笑道：「公也未必公，當也未必當。只是事至如此，不得不行了，就煩舅父做來。」符雄領命，回至寨中，喚集百餘員裨將到來，挑選十員能通各處鄉音、玲瓏精細的，教他分投五縣要路作事，每人帶熟瑤四名相幫。

符雄復出寶劍十張，向眾裨將道：「公主今年十七歲了，吾觀山上並無一個才貌相當，與公主作得配的。爾等可將此劍各持一口到店中，擺設在後堂，探看有人才出眾、年歲相若者，便引至劍所，如此如此，既可以知其內才，又能誘他上山。爾等各宜留意，得人為上功，得財次之。」眾人領劍各辭下山。

今且不表眾人，單表一個姓馬的，名喚做阿摩，帶了伴當一直來到從化縣通省要道上，擇個山水俱佳的所在，造起一座酒樓，門外掛個金字招牌，兩旁大書一對云：

塵外黃公市 雲間太白樓

左邊設許多肉餡子、牛肉美酒、時新果品、小菜之屬，右邊設一個櫃台。堂中漆椅漆桌，名人字畫，擺設極其清雅，慇懃款接來往客人。一時間王孫公子、巨商大賈，輻輳其門。一日，阿摩正坐在櫃台裡，見一客人坐在馬上，年可十五六歲，生得齒白唇紅，美如冠玉，背後跟著兩個家人，望著店裡走來。

阿摩忙起身接至客座，施禮坐下，拱手問道：「相公貴府何處？高姓大名？貴幹何處？」少年答道：「小生姓黃，小字逢玉，程鄉縣人氏。欲往從化探親，天色已晚，借寶店暫歇一宵，只是造擾不當。」阿摩笑道：「說那裡話！相公們肯下顧，小子叨榮多矣。但相公是個斯文人，必好清雅，這廂夜間客人眾多，恐怕嘈雜，請相公里邊住罷。」逢玉大喜致謝。阿摩隨叫伙家將黃相公行李搬進裡邊來，伙家會意，忙來代黃漢挑了擔兒。主僕跟進來一看，另是一所花園，周圍栽種許多花果，清陰覆地。左邊小小一廳兩房，廳上中間掛著一幅陳白沙《浴日亭碑》，左邊掛一幅黎瑤石篆字，右邊掛一幅林良《林塘春曉圖》。中設一香案，案上小小一個沉香架，放著一張寶劍，玉函牙檢，龍鑲鳳飾，輝光奪目。逢玉原是極好劍的人，走近前來細玩一回，不覺贊羨道：「這匣兒真個妝飾得好！」回頭見店主立在後邊，逢玉指道：「這劍是賣的麼？」阿摩道：「不是賣的，是我家公子叫小的拿出來做賞典的。」逢玉道：「是麼賞典？」阿摩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我家老爺姓李，是當今戶部主事，單生家公子一個，專喜讀書做詩，尤喜古劍。近得雌雄兩劍，能切鐵如泥，公子喜極，欲做首詩，以形其神能，做來做去總做不出一首絕妙的來，公子焦躁，把這張雌劍付於小子持至店中，謂有能做得一首警拔恰當的，即以此劍賞他。」逢玉道：「曾有人做過麼？」阿摩道：「有便有幾個，總是不遂公子的意。」逢玉道：「小生可做得麼？」阿摩道：「只怕相公不會做詩，若會做詩，還要把劍相贈哩！」逢玉大喜，忙叫黃聰取筆硯來。阿摩復止住道：「相公且緩，還有話說。」逢玉道：「還有甚話？」阿摩道：「公子初時，原任人做去，後來有幾個沒根底的，不知抄襲何人之作，來此混騙，被公子請至家中面試，半日做不出一字來。公子歎息道：『寶劍須贈與真正才子，這班沒字碑只可白看，但魚目混珠，真才難辨。』故公子又想出個妙法來，做詩必須本店出個韻字面做，做完，真篆草隸隨本人所長，面寫在素綾上，必須寫作俱佳，方准小子送進公子評論。公子取了，然後請至家中，依前再試。如果有南園五子之才，鄺露八分之妙，方把這雌劍贈他。相公如要做時，待小子拿出韻來。」逢玉道：「大妙！大妙！」阿摩忙轉身捧出一銀瓶，高尺許，中放著一雙玉箸，後面跟著一個黑小廝，拿著一幅古銅素綾、文房四寶，放在案上，小廝便研墨。阿摩指著銀瓶道：「韻在瓶裡，是公子定的，相公可自取。」逢玉不慌不忙，把玉箸向瓶中一攪，輕輕夾出一個紙捻兒來，扯開一看是一個「胡」字，回頭見案上有一枝禿茅筆，拈起來蘸得飽飽，也不凝思，也不起稿，就於素綾上，效白沙筆法，一揮而就。寫得奇氣溢目，峭削槎桠，真個：

放而不放，留而不留。得志弗驚，厄而不憂。法而不囿，肆而不流，拙而愈巧，剛而能柔。

又如天馬行空，步驟不測，形立勢奔，意足奇溢。穆穆熙熙，動妙靜得。未知詩意如何，先見驚人筆跡。

阿摩從旁看逢玉使那枝禿筆，就如舞鶴游天、飛鴻戲海一般，喜得眉開眼笑。見寫完，笑吟吟向逢玉道：「相公天才，只這筆字便值得萬兩金子。只是這般草字，小子卻認不出來，求相公試念與小子聽聽。」逢玉高聲念道：

匣中寶劍出昆吾，華藻星連寶屬鏤。

才發玉函飛紫電，年開牙檢滾驪珠。

倚來天外邪應絕，揮去城頭晉可俘。

世上欲知天下貴，好攜霜刀問風胡。

念畢，阿摩鼓掌大笑道：「妙！妙！明日必定要請相公到舍下，與家公子一會了。」隨吩咐小廝擺上羅浮春，椰霜飯，玉珧海月，土肉石華，珍奇美味擺滿一席。逢玉驚訝道：「何必如此盛設！」阿摩道：「這是家公子吩咐的，凡來此做詩者，俱要這般款待。相公請坐，天氣炎熱，請開懷暢飲幾杯。」逢玉遜謝了一回坐下，賓主二人傳杯弄盞，飲到月上花斜，更移漏轉。

阿摩忽問道：「不曾問得相公訪探何親？貴親住居何處？」逢玉道：「是小生姑娘，住在從化南門二十里外茶藤山下。」阿摩聞言道：「妙！妙！」逢玉道：「為何？」阿摩道：「舍下亦在南門四十里外，明日請相公會了家公子，便從舍下往茶藤山，半日可到，是個順路，豈不甚妙！明日抄從小路去，又涼快又近些。」逢玉亦喜，開懷暢飲，直至酩酊方歇。次日起來，吩咐伴當看店，叫一個黑小廝代黃漢挑了擔兒，自己同逢玉主僕俱乘了馬，便向嘉桂山來。

行了兩三日，已到山足，逢玉舉頭一看，但見：

雙峰縹緲，怪嶺嵯峨。石突蒙茸，疑蹲虎豹；泉鳴遠壑，似響風雷。叢篁密菁，拋不出莪剪鶯梭；疊嶂危巒，跳不出狽狸鼯鼠。真個下崢嶸而無地，信乎上寥廓而無天。

逢玉心中疑惑道：「聞說到縣城不遠了，怎麼行了兩三日，反走入深山窮谷中來？」阿摩道：「相公勿疑，過了前嶺，就看得茶靡山見了。」一行人繞著深林，盤盤曲曲行了一回，遠遠望見雙峰突起，峰凹裡一座關隘，槍刀密布，極其雄壯。兩邊俱是立石，巔岩峭削，中間用青石砌成一道，層級而上。入了關門，一帶平岡，中間立一個營盤，左右營房無數。插天也似一桿大桅，上懸黃旗，一面寫著「朝天關」三字，迎風招颭，營後又是陡絕的亭山。逢玉大驚，向阿摩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爾誘我到此何干？」阿摩笑道：「相公不必驚惶，少頃便知。天色晚了，且進館驛歇下再說。」逢玉無可奈何，只得走進驛來。

早有兩員裨將在那裡迎接，逢玉忙下馬道：「怎敢勞動將軍。」人至驛中，茶罷，走進一小卒，手擎著紅帖，向逢玉跪下道：「苻將軍來拜望相公。」逢玉驚訝道：「那個苻將軍？小生素昧平生，怎好相見？」阿摩拱手道：「相公休怪，今只得直說了。此山名嘉桂嶺，周圍五百餘里，為我輩瑤人所據，有雄兵二十餘萬，戰將千員。前瑤主李天王，身故無子，單生一個公主，今年一十七歲，才兼文武，美並施嬌，我等奉以為主。萬曆二十一年，公主率我等歸命天朝，蒙皇上封我主為一品金花公主，歲輸貢稅，永為良民，因得優游無事，賦詩自樂。近得寶劍兩口，欲賦其妙，一時思索不得佳句，因末將公幹下山，就命末將招求天下才子代賦，如前所云，其實家公子即家公主也。」逢玉聞言，方知被他們賺了，然事已至此，只得徐徐道：「佳人考詩也是韻事，何不早說，直費如此周折。」阿摩道：「恐怕相公見嫌，望乞恕罪！」言畢，驛外鑼聲已遍，左右報導將軍到了，逢玉只得下階相迎。苻雄一見，喜不自勝，攜手上階，敘禮坐下。苻雄道：「相公才貌，天下無雙，苻雄得接芝宇，實為萬幸。」逢玉躬身道：「草茅賤士，襪線庸才，冒瀆尊嚴，不加訶斥，已出望外，何敢當譽！」苻雄道：「公主覽相公佳作，極深歎羨，明日還要求相公再賦一篇，一並奉酬，望勿吝玉！」逢玉應諾，苻雄大喜，顧阿摩道：「爾可陪侍相公，明日吾當親來接相公上去。」言畢辭去。

次日，苻雄同盤摩羅帶了許多儀從花轎，到驛來接，逢玉固遜不得，遂乘轎，鼓樂前導，望營後山上來。行了數里，早又望見一關，把關主將躬身迎接，逢玉急下轎施禮，通了姓名，上轎而行。來到望海關，關主唐虎同著四哨總又來迎接，逢玉一一見禮畢，復上轎前行。遠遠望見一城，城門上大書「嘉桂嶺」三字。進了城門，左右兩條街道，俱是瑤人在那裡做生意，中間一所王府，極其弘壯。進了府門，甬道兩旁列著百十對瑤女，俱娥妝帶劍垂手而立。諸將請逢玉到儀門內邊廳上坐下道：「相公少坐一時，待末將請公主出來相見。」說畢，諸將齊到大堂上，著人傳稟入去。一時雲板響，許多宮妝美女擁出一位身穿紅錦綉紗、頭上珠圍翠繞的一個小公主來。逢玉偷眼去看，但見那公主生得：

主家裝束，光彩動人。舉止安閒，洵哉閨中之秀；丰姿窈窕，儼然帝子之鳳。  
若比石龍郡洗夫人，遜彼蛾眉；即非沁水園漢公主，同其花靨。

逢玉暗暗想道：「瑤人中不意有這般女子。」正在驚異，苻雄已來相請，逢玉整衣向前相見。公主見逢玉來到，徐徐離坐，至西階東面而立。逢玉朝上深深一揖道：「小生黃瓊見禮。」公主斂衽道：「相公免禮。」苻雄請逢玉左邊朝西而坐，公主右邊朝南而坐，侍女以掌扇相掩。茶罷，公主開言道：「承相公不棄，賜以珠玉，捧讀之餘，頓開茅塞。今欲求相公再賜一詩，以為敝山之寶，望相公勿吝。」逢玉道：「糞壤污穢，豈足以當青盼。既承不鄙，願聽驅策。」侍女抬過案來，上鋪著素綾。公主出一小紅箋授侍女遞與，逢玉接來看，中寫一行云：以求字為韻。逢玉走至案前舉筆要寫，復想道：「寫是麼字體好？」抬頭一望，見堂前一匾，效黎瑤石隸書「順正堂」三字，旁寫李小鬚效。暗想道：「這必是公主之筆，他既喜隸書，我就寫一幅隸體罷。」寫完侍女抬至公主面前，公主起身一看，見他寫得墨勢奇橫，比瑤石還高十倍，喜得滿面堆下笑來。再讀詩云：

奄日神光鬼魅愁，石家十萬豈能侔。  
霜鋒照水分龍虎，雪彩騰空犯斗牛。  
試罷公孫疑電散，擊來越女訝星流。  
司空若識陽文貴，須向豐城深處求。

公主看罷，見他詞氣高渾，又能打合到自己身上，末帶頌揚，十分感激，掉轉身來深深拜謝，逢玉回禮不迭。拜畢，向苻雄道：「舅父為奴款待相公。」言畢，侍女簇擁冉冉而入。苻雄遂同諸將邀逢玉到前寨，大張鼓樂，設宴款待。輪杯換盞，直飲至更餘方散。逢玉就歇在苻雄寨中，一直睡到五鼓醒來，忽想道：「他昨日怎麼出一求字為韻？莫非有牛氏之意麼？只是我身非蔡伯喈，安能捨父母、拋桑梓，負張氏之約以從爾！且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瑤性狼戾，叛服不常，倘有此事，決不可從。」披衣起來問左右道：「我的小廝何處去了？」左右道：「昨日寨中小頭目邀往山後飲酒去了，想必歇在那裡。」

逢玉道：「煩爾叫他來，我有話吩咐。」左右道：「他自會來，不須叫得。」正說話間，苻雄進來道：「相公起得恁早！」逢玉道：「昨承厚意，多飲幾杯，直睡到此時方醒。」苻雄道：「山寨草草，殊屬褻慢。」逢玉道：「過擾不當。」苻雄道：「末將有一句心腹之言，望相公勿嫌唐突。」逢玉道：「但說無妨。」苻雄道：「金花公主，末將甥女也，今年一十七歲。先姐夫都貝大王臨終，托末將以擇婿，但念舍甥女才情德貌，迥異庸流，必須擇個才貌兼全的英雄，方堪配合。天地雖寬，英雄甚少，體訪數載，無過相公者。今欲求相公勿嫌異類，願結秦晉何如？」逢玉正色拒之道：「承將軍雅意，小生非敢固卻，但小生有決難從命者三，望將軍諒之。」苻雄道：「那三件？末將願聞。」逢玉道：「小生有老父母在堂，諒公主必不能如孫夫人從劉歸漢，小生亦安敢學蔡伯喈戀牛忘親？此難從命者一；小生已聘張氏為室，昔宋弘不棄糟糠，尾生死不負約，小生安敢停妻再娶，獨蹈薄倖之名？此難從命者二；且陋巷貧儒，理隔榮盛，河魴宋子，宜配華簪，是以公子忽不敢耦齊，雋不疑辭婚於霍，君子體之。小生何人，而獨敢蹈富陽滿氏之輒，以上玷金枝玉葉之亂乎？此其尤難從命者三也。吾聞君子愛人以德，願將軍另選名門，小生當即此告別。」苻雄笑道：「事須熟商，既相公有此議論，容末將啟復公主再處。」說畢起身辭出，少頃回來，笑吟吟道：「公主說，相公前兩事極易處，後一事，只須相公放大些眼孔，就可了事。」逢玉道：「如何？」苻雄道：「公主說，相公不肯負張夫人，必不負公主。既相公老太公在堂，成親後，任相公往來兩地，或三五年一至山寨亦可，不爾禁也。相公已聘張夫人，公主願居其次。至謂士人不可配公主，直是飾辭耳，相公非真能重公主者，不過謂我等瑤人耳。昔木蘭忠勇孝義，為世所稱，考其里居，亦西突厥曷婆可汗部民也。相公敢藐吾公主不為洗夫人乎？何小覷人至此！」

逢玉被苻雄一席話，說了個透心拳，不覺滿面通紅道：「怎敢小覷公主，其實貴賤不當。既將軍如此過愛，容與小僕商量。」苻雄大喜退出，喚黃漢二人進去。逢玉道：「爾兩個怎不來看我！」黃漢道：「被山下小頭目邀往山後寨中，不暇回來。他說：公主

要招相公為婿，山上人都是相公的人了，那個敢不來伏侍相公！何須爾兩個。」我說：『我相公已聘了梅花村張太公小姐，恐怕行不得！』他每笑道：『到了我這山上，只怕公主不願意，若公主願了，就大明皇帝女兒也奪不得爾相公轉去理！』不知相公這裡曾有人說麼？」逢玉遂將苻雄的話述了一遍，黃漢道：「聞得公主做人真個極好，山上山下說著公主，就如父母一般。他既如此說，相公還是從了罷，若不從他，就使公主肯放相公回去，恐怕他手下也有些黏帶。」原來逢玉心下亦甚愛公主，聞了黃漢的言，點頭道：「爾也說得是。」就使黃漢來回復苻雄。苻雄大喜，重賞黃漢。

擇日，請逢玉沐浴，穿起大紅吉服，迎上順正堂。大吹大擂，婢女扶出公主，夫妻雙雙拜了天地，轉身拜苻夫人，然後夫妻對拜，擁入洞房。逢玉代公主揭去蓋頭紅紗，見公主生得溫柔窈窕，光豔動人，真個：

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。

逢玉不勝之喜。侍女傳杯合盞，二人皆是豪傑，不比那鄉里子女羞羞澀澀的，飛觴暢飲了一回。逢玉熟視公主，公主會意，吩咐眾婢退出，只留貼身伏侍春花，秋月二婢整頓牀褥。解衣寬帶，掩上房門，擁入鴛被，效于飛之樂。有只《黃鶯兒》為證：

何意忽成雙，葉霜絳羅開，見海棠，春光猶澀情難暢。

事兒正忙，宵兒愛長，五更生怕雞聲唱。囑情郎，還圖白首，恩愛莫相忘。

次日起來，公主領逢玉到中堂拜謝苻夫人，眾將亦來賀喜。苻夫人吩咐設宴，外面管待諸將，即命逢玉為主。內面管待諸將內室。雖無炮鳳烹龍，真個也肉山酒海，一連飲宴三日。山上山下諸將，又輪流來請逢玉吃酒，直吃了月餘方罷。連黃聰兩個，也打幫著逢玉，吃得昏昏沉沉，終日在醉鄉里。

不覺間，金風送暑，高樹涼歸，早又是七月了。逢玉向公主道：「小生奉父命，來探問姑娘，出門時家母涕泣，執逢玉手道：『願兒早些回來，勿使我倚門盼望！』小生調多則三月，少則兩月，不意前遇張氏，流連一月，今遇公主，又擔擱許久。逢玉今欲辭公主，訪問了姑娘，暫告假還鄉，以慰親望。且張岳丈欲舉家搬移程鄉附小生居住，候小生一同起程，小生已許諾，恐彼懸望，待小生同張氏到家，安插了他家，即抽身回來與公主暢魚水之歡。」公主道：「郎之父母，妾之公姑，豈須與忘哉！但三伏之天，金石流，土山焦，高堂大廈之中，交扇猶揮汗不止，郎君豈宜遠行？候秋涼，妾當備些甘旨，著人同郎歸奉雙親。至若姑娘，不必郎君親往，但請郎寫起一封書來，待妾著人到茶蘼山，竟接姑娘到此居住便了，諒姑娘住茶蘼山也無甚光景的。郎君以為何如？」逢玉大喜，隨寫書一封，付與公主。公主喚一名裨將進來，封一封五十兩銀子，並書交與他道：「爾可到從化離南門二十里茶蘼山訪著姑爺的姑娘，將書與他看了，盤纏他母子上山來。」裨將領諾自去。

公主命侍婢擺酒在後園，與逢玉小酌，公主問道：「敢問郎君，張小姐怎麼就肯同郎君東歸？」逢玉把上項事細細述了一遍。公主沉吟一回道：「妾想梅花村到郎家中，千有餘里，到妾這裡較近，郎何不邀他至此與妾同住？」逢玉道：「恐怕他不肯來。」公主道：「妾欲寫書二封，一封與張小姐，一封與公姑，道妾懇懇，或者公姑與小姐感妾之誠，竟肯來此，也未可知。但公姑的，須先郎著人送去知會；張小姐的，須郎自捎去，郎君以為可否？」逢玉道：「他不肯來，將若之何？」公主道：「他若終不肯來，則聽郎處置，妾安敢強。」逢玉道：「如此則甚妙。且待姑娘到來，就煩公主寫起書來。」過了半月，裨將回來道：「末將到茶蘼山訪著姑娘住處，人影俱無，及問鄰人，都說去年秋間，他的大兒子在德慶州開了香車，生理頗可，著人來接他母子去了。再問他小地名，他說在德慶大紺山。」逢玉聞言，悶悶不樂。公主道：「郎君不必愁煩，既姑娘到德慶去了，侍妾再差人到彼接來便了。」逢玉道：「這決使不得！姑娘在茶蘼山，若不肯上山，我即到彼一訪，原是易事。今往德慶，路途遙遠，倘不肯來，我必要往，往返之間便費日月。不若我竟到彼一探，彼若肯來，便接他來，若不肯來，我自回山，起身家去，庶不挨延。小生牽掛父母及張氏，日夕不安，必須安頓停當，方得來與公主快活。但前所議，求公主寫起書來，待小生起身後，便可差人先送與家中知道。」公主道：「郎既如此說，待明日寫信罷。」其夜，逢玉因連日飲酒勞碌，今又要往德慶，心中鬱悶，半夜裡發起寒熱來，煩躁昏沉，不食不語。公主大驚，延醫調治，親自侍奉湯藥，不解衣帶者月餘，始得漸漸痊可。又調攝月餘，才得精神復舊，即欲辭公主往德慶。公主抵死不肯道：「郎君貴體初和，冬風凜烈，安可行動？必俟明春，天氣和暖，去也未遲。」逢玉只得住下。到了冬盡春來，淒風苦雨連月不開，直至初夏始雲收雨霽。逢玉忙叫公主修了書，自己又細細寫了一封，交付公主，喚黃漢二人進來打疊行囊，與公主叮囑了一回，入辭苻夫人起程。公主親送下山，諸將聞之亦來驢送，逢玉一一謝了，請公主回山，一揖而別。正是：

丈夫非無淚，不灑別離間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竹園曰：此回三月，梅花村張貴兒被劫，已改妝到桃花村去了。

醉園評：文士風流，恣情山水，固屬韻事。獨不料綠林瑤女愛才如命，既薦枕席，且有一種溫存，委婉至意，不蹈荒淫習徑，煞是奇事奇文。

張器也曰：後園小酌一段，預為十九回尋兒伏根。